

《拓人與奈緒》《在沒有雨水滋潤的星球上是無法付出愛的一上》

《上：十四歲的自尊》

「奈緒真是完美呢，聽說最近又拿了獎。」

「而且又一直都是當班長呢，商店街的大家也都很喜歡你們兄妹呢。」

「不過以女孩子而言，小奈緒是不是長得太高了呢？」

「最近的健康檢查結果不是又長高了嗎？」

——「畢竟奈緒是女孩子家，長太高也不太好呢。」

「松井，妳怎麼了嗎？」

秋高氣爽的十月的某個禮拜一，奈緒所屬的籃球社也正在準備冬季的比賽，從第二學期就接下隊長職位的奈緒，理應是最需要繃緊神經，帶領大家的時候，但是今天的社團活動，教練給的內容是自由練習，奈緒則是被叫到籃球場的一旁，松田教練抱著胸，坐在椅子上盯著奈緒，那嚴肅的臉上，似乎也帶著對這隊長的擔心：「妳已經連續幾天都這種狀態了，雖然妳該做的工作都有做，但是妳應該可以做到更好吧？」

「在我眼裡看來，妳似乎因為什麼事情而分心了，在球場上沒拿出百分之百的專注，可是會被小看的，妳還是隊長呢。」

松田教練雖然很年輕，社團活動之餘又是個很親切的大姊姊，但是說起重話來則是每句都鏗鏘有力，松井奈緒微微低著頭，臉色慘白地聽著教練說教，教練說了很長很多的話，隨後嘆口氣，一臉「我沒話可說」的表情，對著奈緒說道：「算了，妳今天就回去吧。」

聞言奈緒猛然抬起頭，那雙雙眼不再冷靜，而是透露一種驚慌，看到那眼神，與其注視的松田教練，眼神很是銳利：「妳這個隊長暫時不用來社團活動了，等妳狀態回復之後再回來吧。」

「教練！請等一下！」奈緒握緊拳頭，教練的話將她臉上剩餘的血色全部奪走，奈緒忍不住提高聲音，從倏地拔高的聲音中可以聽出她的迫切：「我沒問題的，請讓我休息一天就好……」

「我叫妳休息就給我休息！」教練的這句話是用吼的，音量大到蓋過整個籃球場，不少社員停下手邊的動作，紛紛往球場邊看去，奈緒的背感受到眾人的視線，那些視線就像是針一樣，戳在她的身上，讓她整個人變成洩氣的氣球，只能無力地垂著身體，小聲地說道：「我明白了……」

當奈緒準備踏出體育館時，被學妹叫住了，一直都很尊敬奈緒的幾個學妹拿著毛巾，臉上寫滿擔心地說道：「松、松井學姐，外面很涼，用這個先把汗擦乾吧……」

「學姐身上出了很多汗……」

「……謝謝妳們。」奈緒接過了毛巾，對著她們微微點點頭，轉過身拉開體育館的門，踩著沈重的腳步踏出體育館時，奈緒能聽到社員們的竊竊私語，哪怕她們再怎麼壓低聲音，都還是能聽到的。

「奈緒學姐好可憐，不過最近的學姐真的有點心不在焉呢。」

「畢竟剛接隊長，可能壓力很大吧，不過沒想到學姐會這樣呢……」

「但是教練也太過分了吧？再怎麼樣也不能當眾罵人啊。」

「就算松井學姐再怎麼能幹，也只是普通的女孩子啊。」

「我到底在幹甚麼呢。」

奈緒坐在地上，門口，聽著裡頭傳來的籃球拍打地板的聲音，鞋子的摩擦聲，還有人的交談聲，她將自己臉埋在毛巾裡，這才發現自己出了一身冷汗。

如果可以現在就大哭一場的話，或許自己就能舒服多了吧。

可是她是不容許自己在外面哭出來的，而她也不會任自己，為了自己正在煩惱的事而哭，想到教練對自己期待，學妹、同年級的社員以及學姐等對自己的眼光，她無法哭出來，只能大口地吸氣，想用這個動作，讓自己鬱悶的心稍微等到解放。

松井奈緒就是這樣的十四歲。

她的自尊，是不會讓她心中出現的假想觀眾，看到她的眼淚。

※

「我覺得奈緒最近怪怪的呢。」

「小奈緒最近怎麼了嗎？」

白垣高校的行道樹跟校園裡的樹，也開始逐漸轉紅，綠色跟紅色的顏色交雜在一起，再過一段時間學校的樹就會全染上好看的朱紅色了吧，放學時間拓人跟翔兩人正聊著Line，聊著聊著，就聊到了奈緒最近怪怪的事。

「昨天也是回家時有點沒精神的樣子……她似乎暫時跟社團活動請假了，不知道怎麼了。」

「欸……作為哥哥的你應該有去關心吧？」

「當然有，但是……」拓人腦海裡浮現了奈緒微笑說「沒事的，只是太累而已」的模樣，發出訊息道：「看到本人似乎不太想說的樣子，我就不會繼續問她呢。」

「以前奈緒要考女校時，她也是一臉不太想說實際原因的樣子呢。」

「我想也是，畢竟就算你們兄妹感情再好，也會有不想說的事情嘛，只希望小奈緒可以好好休息囉。」

「說得也是呢……我有在想奈緒是不是因為接了隊長的職位，給自己壓力太大了。」

「啊也有可能呢，畢竟小奈緒責任感很強嘛。」

翔送出這句話時還送上了一個嘆氣的熊貓貼圖，拓人靜靜地望著「責任感」的字眼，心裡想的是別的東西——就在此時，一抹幾近「刺眼」的金黃色躍入拓人的視線內——校門口有一排的行道樹，在楓紅色、綠色交錯的顏色底下，一個染著金髮，耳朵穿了洞，背後有一把很大的電吉他，穿著不同學校制服，在一群立領制服跟水手服之中格外顯眼的少年，臭著臉，雙手抱胸站在那裡，打量著經過他的人們，似乎正在找誰一樣。

「嗚啊……好搶眼的髮型……」拓人暗自在心底這樣想，當眼神與那人對上時，拓人微微點頭之後打算快步離去，但是在即將越過那個人時，手臂被人抓住了，拓人錯愕地看著對方，只見對方眼神堅定地看著自己：「你是松井拓人大哥對吧？」

「欸……是……我是松井拓人沒錯……」

「果然是你啊！」

聽到拓人報上名字之後，眼前的少年眼神發亮露出了笑容，那瞬間拓人就明白了，這個人是在找自己啊，注意到兩人現在這姿勢似乎有些吸引了旁人的注意，於是拓人另一隻手指了指白垣高校對面的家庭餐廳，說道：「這邊好像說話不太方便……」

「要不要換個地方呢……嗯……我要怎麼稱呼你呢？」

※

「花谷克樹嗎……原來你還在唸國中呢？因為你個子很高，所以我還以為你跟我同年呢。」

「哈哈……是嗎？聽到人這麼說還蠻開心的。」

拓人邊把對方的學生證還給對方，與外表不同，花谷克樹意外地是個還蠻老實的人，拓人說要請客他也只是很客氣地點了飲料吧，同一張桌子上，他的面前擺著可樂，拓人的面前則是放著裝飾可愛的冰淇淋聖代。

「那麼，」拓人開始拿起湯匙準備吃聖代，同時看著對面的花谷克樹問道，「花谷找我有什麼事嗎？我們有在哪裡見過嗎？」

「啊……你應該不記得了，」花谷指指自己的臉，他這人笑起來時，會流露出十四歲男孩有的稚氣：「我們是同一個小學的。」

「欸？難道你以前也是住在……」

「對，我也是那個城市出身的。」

聽他這麼說，拓人不禁對眼前的少年興起一股親近感，花谷是去年因為父母離婚的關係，才跟著父親一起搬到東京市的，聽花谷這麼說，拓人才隱約回想起，以前還在唸小學時，有時候到中年級的教室找奈緒時，好像有看過這個孩子。

「所以你是奈緒的小學同學囉？」

拓人的話讓花谷同學有些動搖，聊天之間而展露的笑容也僵在臉上，看對方明顯動搖的反應，拓人就猜想道：「莫非你是為了奈緒的事情來找我嗎？」

拓人時常被人說「在想的事情寫在臉上」，似乎花谷也是同一類型的人，拓人話一出，花谷的臉上寫了「難道你是超能力者嗎」的臉，看來這人也許是個好懂的人。

在拓人的注視下還有配著拓人嚼嚼草莓聖代的咀嚼聲，花谷有點緊張地搓手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是來想請松井大哥……可否安排我跟松井奈緒見面？」

花谷表示他們以前的小學準備舉辦一個同學會，像花谷這種後來搬走，沒有跟大家一起唸同個中學的人，也收到了主辦的訊息——

「嗯？那這樣的話，奈緒應該也有收到吧？同學會的通知之類的。」說到這裡拓人疑問地問道，花谷點點頭：「是的，主辦說也有傳給她……」

「那你到時候就會遇到奈緒了吧？為什麼還要特地找我呢？」

這句話彷彿戳到花谷的痛處，花谷盯著桌上已經沒有氣的可樂，默默流下一滴冷汗，說道：「松井奈緒應該不會去同學會吧，因為不想見我。」

「欸？」拓人停下了手，湯匙上挖到一半的冰淇淋掉回去了杯子裡面。

花谷反覆地搓著手，讓人擔心他是不是會把手磨破皮，他的眼神也開始有點游移：「我……暑假時在東京的煙火大會，有遇到松井奈緒一次，那個時候……她馬上就跑走了。」

「啊。」聞言，拓人想起了，暑假最後一天自己跟奈緒一起去煙火大會時，奈緒的異狀——難道是因為，遇到這個人了嗎？拓人忍不住握緊了另一隻藏在桌面下的手，繼續聽花谷說著。

「後來透過朋友也有獲得她的聯絡方式，但這段時間試著發訊息給她，都沒有得到下落，我想……她或許不太想見到我吧。」

「所以才會來找松井大哥，可否安排我跟她見個面……」語畢的下一秒花谷雙手撐在桌面，頭垂下對著拓人說道：「麻煩你了！」

他的語氣很真誠，就跟他看著拓人時的眼神一樣，沒有虛假，如果今天是關係到其他人的事情的話，或許拓人就會直接說好了吧，但是，今天那個人不是其他人，是奈緒。

所以拓人問道：「花谷你……以前有對奈緒做過什麼事嗎？我是說小學的時候……」

「我覺得花谷你應該不會是心裡沒有底，才來找我的。」

當花谷抬起頭時，拓人雖然不至於板著臉，但跟花谷剛剛看到的人相比，臉上似乎多了一絲嚴肅，看到拓人露出那樣的表情，花谷坐了回去，開始緊張地說出自己小學時期對奈緒做過的事。

※

「我們只是開玩笑的……但是從升上中年級開始，我們那群人……我開始帶頭的，就常常開松井跟班上另一個長得很高的女生的玩笑……像是故意在她們面前說『長得很大隻』之類的話。」

「另一個女孩子總是會很大的反應，甚至有哭過，但松井都是沒有多作反應，所以我們就覺得……她應該不在意……」

「我們就這樣持續……直到松井她轉走，我有在想是不是因為松井還記得這件事，所以她討厭我。」

聽到這裡，拓人微微蹙起了眉，就連他的家人或是翔，都鮮少看到他這種有點微愠的模樣，但拓人的語氣依舊很平靜：「……為什麼，你要做這種事呢？」

「只是純粹因為好玩嗎？」

家庭餐廳之中流洩著輕快的音樂，但花谷跟拓人那一桌的氣氛有點凝重，花谷被拓人這樣問道時，吞了吞口水，他臉上一直沁出冷汗，看得拓人都遞給他餐巾紙要他擦擦汗。

「我……一方面也是覺得好玩，但我個人的原因是……」花谷一邊擦著汗，一邊聲音小聲地說道：「是因為……因為……」

「我喜歡她，希望可以……跟她說上話。」

隨後兩人之間陷入一陣沉默，兩人都沒有說話，甚至店內的音樂都播完一兩首了，對那沉默感到難耐的花谷自己打破了局面，他看著表情變得冷淡的拓人說道：「但那樣很正常吧，小學男生為了吸引喜歡的女生做這種事……」

「但是我覺得，喜歡一個人不是傷害人的理由喔，覺得自己只是開玩笑也是。」

拓人的語氣嚇到了花谷，他自己印象中的拓人，還有今天見到的拓人，不會用那種語調說話，儘管平淡，但是卻能聽到拓人的聲音之中，有一絲怒氣，而且拓人臉上沒有笑容了，只是平淡地望著花谷，這樣說道：「如果你現在還是覺得玩笑的話，我是不會讓你跟奈緒見面的。」

「而且奈緒那孩子……沒有你看到的那樣不在意你們的玩笑吧，畢竟奈緒她，自尊心非常高的，就算她很在意，也不會告訴你們吧。」

一雙細長的眼神，沒有一絲溫柔的，直直射入花谷心中，花谷一時語塞，拓人嘆口氣，隨後拿起桌上的帳單，對花谷說道：「我先告辭了。」

拓人拿著帳單跟自己的書包，大步地越過花谷的座位，他走得很急促，而且從他起身，走出餐廳門，到走在回家的道路上，他都沒有回過頭。

拓人腦海之中浮現的是煙火大會的那個時候，奈緒一臉憔悴的模樣，再來是剛搬來白垣市之後，奈緒說想要考女校時，咬著下唇說著：「因為制服很可愛。」的神情。

不停地加快腳步，走得很快很快，就連路過的人跟拓人打招呼拓人都沒有停下來或是出聲回應，因為拓人此時此刻，只想回家，

只想回家，看到自己的妹妹，然後想跟她說說話，什麼話都好，此時，拓人只想見到奈緒。

《待續》